联合国 S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4047
21 September 199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〇四七次会议逐字记录

1999年9月21日星期二,下午3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范瓦尔苏姆先生	(荷兰)
成员国:	阿根廷	拉米雷斯女士
	巴林	哈利法先生
	巴西	科代罗先生
	加拿大	格雷先生
	中国	秦华孙先生
	法国	德雅梅先生
	加蓬	皮纳先生
	冈比亚	贾格内先生
	马来西亚	哈斯米先生
	纳米比亚	安贾巴先生
	俄罗斯联邦	格兰诺夫斯基先生
	斯洛文尼亚	蒂尔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伯利先生

99-85840 (c)

下午3时40分开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宣布并欢迎巴林外交部长谢赫·穆罕默德·本·穆巴拉克·哈里法、加拿大副总理赫布·格雷阁下、加蓬外交部长让·平先生和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皮特斯·海恩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非洲局势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弗雷德里克·雅·泰·奇卢巴先生阁下的简报

主席(以英语发言):按照安理会预先磋商达成的谅解,我请礼宾处处长陪同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弗雷德里克·雅·泰·奇卢巴先生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弗雷德里克·雅·泰·奇卢巴先生在陪同下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将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其预先磋商达成的谅解举行会议的。

在本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弗雷德里克·奇卢巴先生的简报。

我要提醒的是,据我的理解,安理会成员不妨在听取奇卢巴总统的简报后提问。

我请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弗雷德里克·奇卢巴先生发言。

奇卢巴总统(以英语发言):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九月份主席职务。我还要表明,赞比亚感谢你的国家,通过欧洲联盟,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平进程给予的支持。

我极为荣幸并非常高兴能在今天下午在安全理事会发言,因为我带来了大湖区域人民、尤其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民的希望与和平信息。近些年来,这一区域遭战

争蹂躏,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几十万人无家可归,被迫逃往邻国。最近首当其冲的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自 1998 年 8 月以来,它始终处在战火中。但我很高兴向大家报告,经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各国政府整整一年的调停,刚果的交战者选择了和平解决其分歧的方式。因此,枪炮声沉寂下来。杀戮停止了。刚果现在出现了和平的希望。

1998 年 8 月 2 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暴乱初起时,该地区各国首脑和非洲统一组织立即作出努力,旨在设法迅速而和平地解决冲突。其中包括 1998 年 8 月 7 日和 8 日召开的第一次维多利亚瀑布津巴布韦首脑会议;1998 年 8 月 23 日在南非的比勒陀利亚召开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首脑会议;1998 年 9 月 3 日在南非的德班进行的地区领导人磋商以及 1998 年 9 月 7 日和 8 日召开的第二次维多利亚瀑布首脑会议。

各国首脑认识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有其内在和外在原因。因此,其解决必须考虑到这两个方面。为此,该地区各首脑商定了下述五项基本原则,作为解决冲突的基础: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尊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从刚果民主共和国撤出外国军队;有必要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邻国的安全考虑;扩大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空间,以促进关注全体刚果人民利益的国内政治对话。

在第二次维多利亚瀑布首脑会议上,我受命主持区域调解的努力,在这方面得到了非统组织、南部非洲共同体和联合国的支助。首脑会议承认,调解要成功,就有必要让刚果叛乱运动参与调解进程。为实现这一点,成立了包括以赞比亚为主席和非统秘书长在内的邻近机制。各国首脑在首脑会议上还责成各自的国防部长和军事专家在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非统组织总部举行会议,制订停火协定草案和提出监测和执行停火机制的细节建议。亚的斯亚贝巴的会议于 1998 年 9 月 10 日至 12 日举行。

随后在卢萨卡举行了几次谈判和确定文件草案的会议,会议由赞比亚主持,包括了参与冲突各国的官员和外交及国防部长,这些国家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哥拉、

纳米比亚、卢旺达、乌干达和津巴布韦,参加的还有非统组织、南部非洲共同体,当然还有联合国。刚果民盟当时是唯一的非国家一方,通过邻近机制征求了它的意见,而这一机制现阶段已扩大,将莫桑比克、南非和坦桑尼亚包括在内。作为调解进程的主席,我同该地区领导人在赞比亚和其他地方进行了许多次磋商,努力协调各方不同立场。这些磋商注意到冲突的两个方面,即:叛乱的内在方面和致力于安全关切、特别是卢旺达和乌干达的安全关切的外部方面。

为确保冲突的两个方面都得到解决,1999 年 1 月 15 日和 16 日在卢萨卡举行的区域部长级会议成立了两个专家工作组。由赞比亚主持、包括交战各方、联合国、非统组织和南部非洲共同体的第一个专家工作组考虑了在亚的斯亚贝巴起草的三项文件。同样由赞比亚主持的第二个专家工作组考虑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邻国的安全关切。

对这些文件还须进行仔细的审核与协商以取得必要的妥协和达成最终的协议。在现阶段,我要赞扬刚果民主共和国劳伦特-德希雷・卡利巴总统的宽宏大量,他的支持大大推动了和平进程。

自 1999 年 3 月开始,刚果叛乱分子直接参与了谈判。1999 年 7 月 7 日,在刚果两叛乱集团,即争取刚果解放运动(刚果解运)和刚果民盟的官员和代表进行了两周的集中会议后该地区各外交及国防部长最终通过了停火协定文本;执行该协定的细节安排;执行日程表。协定和细节安排还包括了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邻国安全关切的办法。

1999 年 7 月 10 日,冲突 6 国的国家元首在卢萨卡举行的签字仪式上签署了该协定。不幸的是,由于刚果民盟在应该由谁代表刚果民盟问题上存在分歧,没有在那一场合签署该协定。有关代表资格的分歧,是在发生刚果民盟 1999 年 5 月分裂成两派的报道后出现的。刚果解运也决定当时不签署该协定。

我奉该地区国家元首的委托同这两个团体进一步磋商,以便达成谅解使它们签署协定。我在其他地区领导人的协助下进行了协商,取得了积极的结果,从而刚果解

运领导人让-皮埃尔·本巴先生于 1999 年 8 月 1 日代表他的团体签署了协定。至于刚果民盟,也找到了让该运动 50 位创始成员签署协定的独特方式。

1999 年 8 月 31 日刚果民盟在卢萨卡签署协议,事实上意味着现在也意味着 1998 年 9 月对赞比亚的授权业已终结和实现。该协定与最后一次签署后 24 小时生效。迄今,协定设立的政治委员会和联合军事委员会已开始工作。为实现这一点,政治委员会和联合军事委员会 1999 年 9 月 2 日和 3 日在卢萨卡举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刚果解运以外所有参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交战方的代表。刚果解运的代表因后勤拮据而无法前往卢萨卡。起初,会议在刚果民盟两派在政治委员会和联合军事委员会内的代表权问题上遇到困难。我高兴地通知安理会,这些会议已经找到让两派参加的方式。

在政治委员会和联合军事委员会的这些会议上,通过了对阿尔及尔人士拉奇德·拉拉里将军担任联合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非统组织的代表也向会议通报了非统组织有关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平进程的活动。其他考虑的问题包括联合军事委员会的预算、结构能主工作范围。

此外,会议赋予赞比亚在政治委员会和联合军事委员会常设观察员地位。因此,我国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平进程的联系将继续下去。

在实现让刚果民盟最后签署协定后不久即召开政治委员会和联合军事委员会会议,这清楚表明刚果民主共和国停火协定的执行已经认真开始。我谨高兴地通报,停火协定各方迄今遵守了协定,总的说该协定没有中断。

我确信,有了国际社会的支持,执行进程将是平稳的。作为冲突各方本身集中磋商后的一个成果而签署停火协定,这应该是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全的一个保障。我认为,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人、包括联合国,还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任何的安全关切或担心。

我借此机会要赞扬联合国参与调解进程的所有阶段并从调解进程一开始就发挥支持作用。我们还欢迎联合国作出快速反应,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一些邻国派遣一

组军事联络员。这一行动确认了联合国对确保该国实现和平的坚定承诺。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很快开展有关部署联合国人员、包括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技术考察小组的其他阶段。

我们在承认非洲必须为本身的问题承担责任的同时,还承认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在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呼吁本机构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一支有适当任务和规模的维和部队,以处理该国复杂和独特的问题。

停火协定规定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任务,其中包括解除刚果各非法部队以及外国民兵的武装,并需要对其进行重新安置重新调整,并使其重新融入各自的社会。因此,维和行动的任务显然超出了《联合国宪章》第六章。

根据前面所述,在决定维和部队的任务和规模时,显然不应把费用摆在高于一切的地位。然而,我失望地注意到,每当国际社会处理非洲的问题时,费用总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而且几乎是联合国进行有效参与的障碍。在出现冲突的世界其他区域,寻求和平一直是不遗余力的。现在本机构需要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做同样的事。

既然已经开始认真执行协定,我希望呼吁联合国慷慨解囊,以满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道主义需要。如今,成千上万的刚果人民正作为难民生活在邻国条件很差的避难所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内,还有更多的人流离失所。他们一直在遭受无法忍受的苦难和屈辱。国际社会应确保减少我们的刚果兄弟姐妹作为难民的苦难,途径是提供足够的资源,以使他们能够返回自己的国家并重新安居乐业。

总之,除其他外,我希望请安理会:首先,根据当地经过估价的需要,授权并支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部署一支具有适当任务和规模的维和部队;其次,除已经派往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一些邻国的军事联络员小组之外,迅速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技术观察小组;第三,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维和使命提供必要和充分的资源;第四,提供必要和充足的支持,以促进刚果国内对话的进程;第五,帮助动员向刚果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促进他们重返家园和重新定居;最后,提供资源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经济重建和发展。

令人遗憾的是,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让人感觉到在支持非洲的和平努力方面通常有点迟缓和勉强。这一机构在处理其他区域的和平努力方面更显主动,尽管非洲是联合国会员中的最大组成部分。因此,我希望安全理事会在处理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方面采取适当的平衡和理解态度。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进行的重要的情况介绍,以及他对我的溢美之辞。

我现在请希望向奇卢巴总统提问或对其发言作出评论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哈利法先生(巴林)(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想首先对弗雷德里克·奇卢巴总统阁下就非洲局势所作的宝贵和详尽介绍表示感谢和赞赏。这是一个深受安全理事会关注的问题。我还想感谢加蓬共和国在邀请阁下参加本次会议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巴林充分赞赏奇卢巴总统为恢复非洲大陆不同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所进行的努力和调解努力。我尤其想提到他最近为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问题所进行的调解努力,其最高成就就是《卢萨卡协定》。由冲突各方签署的这一协定旨在巩固民族和解。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冲突各方对协定作出承诺,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我们希望各方毫不延误地全面执行该协定,以便恢复该一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我们盼望安理会今后集中精力缓和非洲的紧张局势。我们希望安理会加倍努力执行实际措施,以解决争端,恢复这一大陆的稳定;长久以来,该大陆因政治和军事纷争而四分五裂。现在已是国际社会为解决非洲的冲突找到适当办法的时候了。国际社会必须结束所有新的危机。它还必须努力,使非洲国家能够集中发展自己的经济,利用其国家和人力资源,以便它们可以面对即将来临的下世纪的挑战。

我们还呼吁国际社会加倍支持旨在提供必要的援助,减轻平民中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苦难的人道主义努力,他们都是军事冲突的受害者。必须在总统对安理会的重要发言中提出的宝贵建议的范围内做到这一点。

福勒先生(加拿大)(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想对安全理事会有机会听取奇卢巴总统讲话向你表示感谢。我们尤其对在安理会公开会议上进行这一讨论感到高兴。

重要的是联合国更多会员国应能够听到关键参与者对安理会议程重要问题的意见。

我们也和各位同事一样,赞美所有那些为达成停火协定作出贡献的人。奇卢巴总统和赞比亚政府的努力应该得到特殊的承认。

迄今几年来,赞比亚和尤其是奇卢巴总统在南部非洲和平进程中一直发挥十分重要和值得赞扬的作用。

(以英语发言)

和平协定对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民是极好的消息,当然安全理事会也将其作为好消息热情接受。中部和南部非洲实现稳定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必须将和平协定变为事实,而且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民当然将发挥关键作用。加拿大大力鼓励所有刚果人充分参加民族对话。

包括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在内的国际社会也可作出重要贡献。的确,《协定》要求发挥重大维持和平作用。我们鼓励秘书长随时向安理会通报其应急规划的进展,以及确实其关于联合国支持执行《卢萨卡协定》可能选择的想法。国际社会将必须对付的一个初期挑战是如何协助近 70 万国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和重新融入社会以及估计约 30 万在邻国寻求避难的人返回家园。

现在必须保证人道主义人员安全无阻地进入,以便可能开始满足受影响人民的需要。国际社会还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促进人权,包括通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努力以及士兵尤其是其中许多儿童的复员。

我十分欢迎奇卢巴总统关于部署一项维持和平行动时限的进一步看法。即奇卢巴总统认为什么时候部署维持和平人员既可行,又必要?

杜特里奥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希望表示法国十分赞赏赞比亚奇卢巴总统为刚果民主共和国达成一项和平协定而进行不懈努力。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常常援引区域组织的首要责任;这在非洲尤其如此。在那里一个区域组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与赞比亚总统一起承担了其保证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各方达成协定的充分责任。安全理事会已充分承认《卢萨卡停火协定》的重要性。

但在非洲承担责任的同时,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有自己支持非洲努力,尤其是赞比亚奇卢巴总统努力的方式和手段。在《卢萨卡协定》签署后不久,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现在必须执行这项决议。联合国已经向各签署国首都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总部派出联络人员。这只是第一个阶段;正如奇卢巴总统所说的,我们必须很快能够部署一个调查团,以保证我们能够考虑派遣停火监测员的下一阶段,并开始积极考虑第三个阶段,象奇卢巴总统所期望的那样部署一支真正的维持和平部队。

对于法国来说,雅克·希拉克总统在 8 月底说过,利昂内尔·若斯潘总理先生昨天向大会重申,法国准备充分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这种维持和平部队。

我们同意奇卢巴总统的看法,即安全理事会应能对诸如科索沃和东帝汶的危机快速采取行动。但同时,安理会必须准备并能够对非洲冲突如此迅速地采取行动。

我向奇卢巴总统提一个问题。现在成立了联合军事委员会,而且现在各派都为其指定了代表,该委员会是否能够开始核查可能影响充分执行《卢萨卡协定》的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一些地区仍有部队调动的情况?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也谨感谢奇卢巴总统阁下来到安理会,向我们介绍令人感兴趣的情况,集中谈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但也提请注意安理会必须特别注意非洲目前事态发展以及安理会如何作出贡献。

我们还谨祝贺奇卢巴总统在率领一些非洲领导人直接处理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以及在进行高级别、高质量个人外交方面发挥的作用。

卢萨卡进程是安全理事会现在希望进行的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工作的基础。奇卢卡总统向我们提出了几个我们已经考虑到的有关下一步骤应是什么的有意思的建议。我肯定安理会将审议这些建议。作为安理会几个成员兴趣的例子,联合王国首相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昨天举行了私下会晤,会晤时他们同意大湖区域对于他们两个国家都至关重要。在联合王国和法国对非洲采取的联合对策中,我们将促进进一步发展对该区域问题的解决办法。

但奇卢巴总统有道理地指出,安全理事会在处理非洲冲突方面既不迅速,也不成

功。我想对奇卢巴总统及我们所有非洲朋友们说,安理会并非不愿处理非洲问题或认真对付非洲问题。必须与非洲领导人共同努力,并使我们处理非洲问题的工作有一个构架。非洲是一个广阔的大陆,其各区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在整个大陆非洲领导人自己的对策并非总是一致。

安全理事会必须考虑到我们所做事情的现实。如果我们必须对诸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问题有一支维持和平部队或有一项协调的行动,我们应查明情况,知道我们将做什么事及该区域哪些国家将作出贡献。而且我们各国议会和人民将想知道资源费用是多少,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工作并将责任还给该地区领导人。所以,我们有实际的和讲究实际的考虑,并表达我们看到非洲大陆更和平,成功地寻求更大的繁荣,以及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务。

鉴于这一点,并考虑到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下一步骤,我要在奇卢巴总统提出的问题清单上增加其它一些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确保冲突各方坚持自己的立场,留在委员会中,并履行他们所公开表达的政治义务。奇卢巴总统是否认为,在使各方遵守协定,履行其责任方面,外部行为者,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可以起某种作用?他是希望看到该大陆以外的力量以及安全理事会采取不断的行动,还是希望非洲外交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即在使冲突各方遵守其义务方面起首要作用?

第二,还是涉及结构问题。鉴于我们甚至希望看到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在该区域扎根,他是否认为,应该举行一次国际会议——例如象法国很久之前所建议的那样——使大湖区各国聚集在一起,制定一个长期战略,以实现我们大家都希望为大湖区做的事,并具体处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问题。

秦华孙先生(中国):首先,请允许我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欢迎奇卢巴总统向安理会通报非洲局势。我们对加蓬提出这个建议,并且由主席安排这次公开会议表示感谢。

中方一贯重视非洲问题,支持非洲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合理主张,支持非洲国家通过自身的努力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努力,支持非洲国家增进非洲团结、

加强地区合作的有益尝试。

我们一贯主张,安理会应该加大对非洲问题的投入,以实际行动配合非洲国家及地区组织的努力。

中方高度赞扬奇卢巴总统对刚果金和平进程所做出的贡献。我认为没有总统阁下的不懈努力与高超的调解技巧,就不会有卢萨卡和平协议的最终签署。我们认为,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应当对刚果金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刚果金被称为非洲的心脏。刚果冲突不仅直接影响大湖区,也关系到整个非洲大陆的和平与稳定。《卢萨卡协议》的签署是刚果和平进程的开端,但是,它的全面执行难度很大,需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的积极参与。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如果在现阶段不投入必要的和应有的精力和财力,致使危机得不到根治而再度复发的话,将来只会付出更高、更惨痛的代价。

我们注意到奇卢巴总统在讲话的最后提出的六条措施或者建议。我们认为这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平先生(加蓬)(以法语发言):我也想代表加蓬感谢弗雷德里克·奇卢巴总统在安理会作的重要发言,以及他为促进通过谈判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而作出的不懈努力。同时,我想感谢帮助弗雷德里克·奇卢巴总统取得这些成果的所有人。这些人包括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各国首脑和中非其他人,那些采取公开行动的人和那些通过悄悄的外交采取行动的人。我还想指出,非洲统一组织及其秘书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也参加了整个谈判进程。

加蓬完全同意奇卢巴先生的意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安全理事会中主张赞比亚总统今天在此发言。我们感到满意的是,他的发言大大有助于对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问题的理解。在非洲历史中,我们首次看到大约有十几个国家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这样一个主要冲突。现在安全理事会需要紧急研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执行一项维持和平行动所涉及的实际办法,以捍卫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刚才为我们概述的成就。

加蓬欢迎秘书长在这方面提出的建议,并希望安理会将能把这些建议化为实际行动。非洲舆论正在仔细关注安理会在世界其它地区的行动,它将很难理解安理会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建立一个维持和平行动方面的拖延。我们从奇卢巴总统的发言中了解了非洲国家的想法。这种想法是普遍共有的。我认为,象我在前面指出的,所有国家首脑都出了力,以便确保在奇卢巴总统的强有力领导下开始的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谈判能够有机会取得积极成果。

我们现在取得了这些结果,我们认为卷入冲突的所有人所发出的信息是明确的。我们等待着安全理事会对该国采取同样紧迫的行动。

但这一行动还关系到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有一种感觉是所有这些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并未得到同等的重视。如果我们只考虑人道主义行动,则非洲今天拥有数目最大的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仅在人道主义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洲难民并未得到象其他大陆上的难民所得到的那么多的重视。

拉米雷斯女士(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谨感谢你安排了安全理事会的本次会议,以使本组织各成员能够有机会聆听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弗雷德里克·奇卢巴先生讲话。由于同一原因,我谨感谢加蓬代表采取的行动。

首先,我们刚才得到的情况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奇卢巴总统在和平进程中发挥了根本作用。他在卢萨卡进程中的行动受到我国代表团的高度赞赏。我们知道总统个人一直是寻求和平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我们认为他所讲的话非常恰当和及时,因为它为安全理事会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奇卢巴总统阐述了安理会应考虑的六个因素。我主要想提到其中三个,尤其是第一个。总统谈到有必要确立“适当的权限”。我们都知道“适当的权限”是任何维持和平行动成功的关键。奇卢巴先生还说人道主义影响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想强调的第三个因素是国际社会需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经济重建中进行合作。鉴于此话是由或许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该国的痛苦经历和所要做的工作的复杂性

的人所言,我认为安理会是不能忽视的。

我对奇卢巴总统所讲的话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面前的任务非常复杂,不仅需要非洲领导人、而且需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巨大的共同努力。我们都将在这一工作中发挥作用。我们通过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将帮助不仅使整个区域平静下来,而且使整个非洲平静下来。

最后,我要问奇卢巴总统他认为什么是实现大湖区稳定和平的重要因素。

伯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要同各位同事一道,感谢奇卢巴总统今天参加安理会会议并如此引人入胜地回顾了他过去的努力和迄今在这一十分重要的宏伟计划中所取得的成就,并感谢他与我们分享他对未来行动方向的看法和建议。我还要象前面的所有同事一样,感谢他并对其在推动这一进程渡过十分艰难的时刻中表现的承诺和奉献——实际上他的精力——表示赞赏。我认为我们在安理会中的每个人都了解并赞赏他所作的承诺。

我谨想谈几点看法,然后提几个类似我的同事已提出的一些问题。首先,我要说就美国而言,我尤其对格林斯托克大使的话深有感触,他谈到我国政治制度、包括在这一情况下我们的国会所要求的切实和实际的权限的问题。对任何维持和平行动来说,正是这种情况,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问题来说当然也将是这一情况。

安全理事会常常遇到的另外一批问题,涉及到它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和协调。这对奇卢巴总统将不是一个新的主题,是我们在安理会中多次提出的情况:即从安理会的角度确立一种更好的方式,以同尤其是非洲统一组织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努力保持密切的相互作用和协调。我认为奇卢巴总统今天同我们坐在一起,是这方面的一个十分可喜的步骤。

对于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采取的下面的一些步骤,我们认为似乎应尽快派遣技术评估团,因为我们认为现在需要的是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安全局势的十分清醒的评估,以便能够就部署已经授权的军事联络官作出决定。正如奇卢巴总统提到的那样,已经部署了一些,但还有一些没有部署,我们需要肯定安全局势允许在刚果民

主共和国境内的进一步部署,因为安理会和秘书长将把这些个人派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各地区,委婉地讲那里的安全情况过去、最近、甚至目前没有保障。

我同几位同事一样,非常有兴趣了解奇卢巴总统关于联合军事委员会的看法,下面将采取什么步骤,以及其成员组成已经商定则目前面临着何种挑战。

关于另外一个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非国家角色解除武装,也是关系重大的议题。奇卢巴总统有任何关于这一解除武装的进程会怎样起作用的建议或想法同我们分享吗?他对成为整个《卢萨卡协定》一部分的刚果境内的全国辩论如何计划展开又有什么想法?刚果民主共和国司法部长最近来访,他告诉安理会该进程将展开,但我们欢迎奇卢巴总统可能对这一议题的任何想法。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奇卢巴总统过去所作的工作以及我们希望他将对这一十分重要的宏伟计划继续作出的承诺。

贾涅先生(冈比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愿对奇卢巴总统的不辞辛苦的努力深表谢意,这一努力导致在争取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持久和平方面的突破。

我们都同意,存在着和平的希望,但这并不意味我们应该固步自封。这仅仅是终结的起点,如果国际社会其它国家不提供必要资源巩固这些初步成就,我们就不能看到如何才能取得充分进展。

通过奇卢巴总统今天来此向安全理事会发出其希望的信息,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和非洲之间亟需的合作将有更稳固的基础。我们可以不怕矛盾地说,安理会在听取奇卢巴总统代表非洲的发言后,这次将不会退缩,而本着真正的国际团结精神,向我们伸出援手,以便驱散任何非洲疲劳综合症概念。

阿甘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对你召开安理会本次公开会议,听取奇卢巴总统阁下阐述这个对联合国会员国至关重要问题表示赞赏。马来西亚认为,召开这样的安理会公开会议是对安理会开放和透明进程的重要贡献,也是加强安理会磋商进程的一个可喜步骤。

我国代表团还要对奇卢巴总统全面介绍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向他深表感谢和赞

赏,并向他表示,我们坚定地继续支持他为和平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不懈努力。马来西亚认为,卢萨卡协定或卢萨卡进程对恢复刚果民主共和国——乃至整个中部非洲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马来西亚对冲突各方签署停火协定再次表示支持。我们希望,随着通过第 1258(1999)号决议,早日在该区域部署 90 名军事和文职人员。我们期望建立联合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维持和平特派团进程确实根据秘书长的建议,在下一阶段取得进一步进展 - 该特派团将有适当的任务,充足的人员,并象在其它冲突地区那样,能够迅速建立起来。

我们非常认真和仔细地听取了奇卢巴总统的发言,特别是他刚才概述的六点意见。我们相信,安理会将以它们显然理所应得的认真态度审议这些意见。

最后,鉴于人们普遍估计解除帮派民兵武装和遣散任务将证明极为困难,因此我要问一问奇卢巴总统是否对在既定六个月期间有可能现实地遣散帮派民兵并解除其武装持乐观态度。

图克先生(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 我们同安全理事会其它成员一样,也非常感谢赞比亚总统奇卢巴先生阁下今天的情况介绍。安理会知道非洲国家元首一级所从事外交活动的重要性,而且我们一直抱着很大的希望和期望,认真关注着在奇卢巴总统领导下取得的进展。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一进程取得了成功,我们祝它取得进一步成功。

今天的机会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安全理事会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似乎安理会成员的团结和其它因素正在促使安理会工作可能取得成功,而且对安理会所有成员和其它成员来说,显然除非安理会帮助解决当今非洲的四个核心问题,否则它就不会取得成功,或取得完全成功,其中的一个问题——也许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因此,我们非常欢迎有此机会听取奇卢巴总统的观点和评论,他的观点和评论将激励安理会从事其今后的工作。

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的今后任务可以分为若干组,其中有些可以定义为短期任务。这涉及到联络官员的部署,该进程已经开始,我们希望它将继续取得成功。

令一项任务是联合军事委员会充分展开业务活动,该委员会两名成员的任命工作尚未完成。我们希望剩余代表将得到提名,停火将得到巩固,邻国将在这一进程中助一臂之力。这些都是短期任务。

同时,正如安理会许多成员已经阐明的那样,安理会必须审议在适当时候建立适当维持和平特派团所必要的工作,安理会不久一定要在适当时候再次审议这个问题。

还存在着必须考虑的长期任务。别人已经谈及区域会议问题,该会议将给区域内的今后合作提供一个稳固和更广泛的框架,并确保和平一经建立将不可逆转。我要再表明一点,存在着广泛的有关保护人权和调查近来发生的大屠杀的任务和其它各项帮助长期巩固和平的任务。

最后,我要同安全理事会许多其它成员一样表明,安理会需要进一步加强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合作。我们过去曾同非统组织秘书长进行非常有益的会晤,我们今后也需要进行类似接触。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同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换意见。这种做法应该得到欢迎,并应尽可能经常地再次进行。

科代罗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并对奇卢巴总统光临、向安全理事会成员表达其意见并给安理会介绍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深表赞赏。我们认为,举行安全理事会公开会议是恰当的,这样可以使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能了解提供的情况。

我们感谢奇卢巴总统同该区域领导人一起,在使大湖区特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实现和平的努力中发挥作用。

我们认为并设想,卢萨卡协定是该区域实现和平、重建、振兴和发展进程的起点,整个国际社会都必须参加这一进程并发挥有效作用。

安全理事会迄今一直在认真关注这一进程,并已经作出回应,派遣了联络官员,并决定向该区域派遣技术考察团。

就要进一步采取的步骤而言,阁下概述的六个因素令人鼓舞,对此安全理事会将

时时加以考虑。

我们完全赞成这位阁下的意见,即在处理和设法解决非洲的冲突时,安全理事会没有理由不如它在处理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时那么有效。

我们要向总统提出两个问题;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同其他代表已经提出的问题在内容上是有重叠的。

我们想知道,政治委员会和联合军事委员会议程的直接意义何在。我们还想问总统,为了不久召开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他设想必须采取的初步步骤是什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谨以荷兰代表的身份,向奇卢巴总统提一个问题。

有的安理会成员已谈到非洲作用和非非洲作用的区别。显然,有的任务由非洲自己处理较好,而其他一些责任则由外部角色负责更好。我想就这一区别提一个问题。

根据我们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监测组(西非经共体监测组)的经验,我们已在一定程度上习惯于认为,非洲的维持和平者的经费部分由非非洲的军政国家提供。我的问题是,这是否是可以想象的唯一一种分工。如果我们看现在正在准备前往东帝汶执行任务的多国部队的组成情况,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颇为不同的情况。当然,他们强调的是本区域,但是驻东帝汶的多国部队最后肯定将是一场真正的跨洲行动。

奇卢巴总统能否谈谈这一问题?他已要求提供更多的资源,但是他没有提到人员。非洲各国,特别是《卢萨卡协定》签署国是否设想一次由非洲部队组成的维持和平部队,还是这一部队的组成尚待讨论?

我现在恢复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能。

我请赞比亚共和国代表回答各种意见和问题。

奇卢巴总统(以英语发言):在开始回答各国政府代表提出的许多看法和问题时,首先让我不带任何骄傲的说,26 年前,我就在这里。当时我是一个工会工作者,但是我国政府代表团的一员。

我说这一点是要设法说明,想要任何冲突在签字后立即结束是多么困难。事实上,在一些冲突中,世界其他公民已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冲突却仍在继续。我曾以为,在他们成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之后,这些冲突应该已成为历史,但是它们却继续存在。诺贝尔和平奖走的是一条路,和平进程走另一条路。

我这样说是想告诉安理会,不仅在非洲我们可以说我们无法保证。事实上,1973年曾经发生一段故事。当时我在大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拿着一枝橄榄枝走进来。他向以色列人伸出橄榄枝,并说:“我准备同以色列谈判和平。但是,如果他们拒绝……”,他摸了摸他放枪的口袋说:“我将拿这支同他们干。”

这些问题继续存在。他们之间已有怀伊河协定和其他协定,但是这些问题继续存在。

关于刚果这一问题,让我讲这一点。我是在今天所谓《卢萨卡议定书》中参与安盟与安哥拉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的。我并不想躲避任何责任或者这方面看到的错误与困难;我完全承担这些责任与错误。但人们将看到,这些就是我想说的有关所有这种困难局势中的困难。当我们参与安哥拉局势时,联合国已经在各种论坛,在不同的时候由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调停人和帮助者处理过安哥拉问题。

我是否可以说,刚果问题在许多方面很不一样。巴林代表讲的第一点是协定各方的承诺。我可以坦率的告诉安理会,由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所有各方签署的这份协定是他们经过长时间努力的产物,虽然由我们主持谈判。如果我们回顾该协定签署的情况,协定各方没有一方曾经对协定的内容表示过关切,甚至疑问。这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协定。谈判达成这一协定的特别方式不仅给我希望和乐观,而且使我非常坚信,他们谈判这项协定的人——特别是刚果人民、叛军和支持双方中一方的国家,将永远把它看作是他们自己达成的协定。我毫不怀疑他们现在有承诺,并将继续有承诺。谁也没有表示过任何关切。

除其他事外,加拿大谈到参加国内辩论的问题,以及联合国在这里的作用。这项

协定中有一条有关这种国内辩论的规定,甚至还规定了时间表。当然,因为在完成签署协定时拖延,我可以说,我们落后了一个月,或者几乎两个月,但是这并不削弱各方对这项协定的承诺。事实上,国内辩论是叛军刚登上舞台时就提出的一个问题。他们说,他们想要政府扩大政治空间;他们想要所有刚果人民更广泛地参加;他们想要刚果人民使政府制度民主化;等等。

因此,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国内辩论或者国内对话是所有刚果人民——政府、叛军和每一个人——都将关心的问题。人们或许已经听到,卡比拉总统在设法同某位前国家元首接触,设法开始组织国内辩论,但是安理会一定也已听到,叛军已经说不,他们不会接受。

选择谁来调解或主持这些讨论是需要由有关各方商定的另一个问题。我们相信,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将在这里发挥它非常重要的作用,以确保不论他们挑选谁,他都必须德高望重,使冲突各方都能接受。

我曾呼吁联合国在确保做到这一点方面发挥作用。在各个方面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在技术上可以通过与非统组织合作,提供专家以帮助成功开展内部对话。刚果受到战争的蹂躏。我们都知道,刚果是一个拥有丰富未开展自然资源的国家。因此,联合国将会发挥作用,确保刚果境内的发展走上正轨,尤其是在政治辩论已经进行并且取得成功之后。

将在刚果境内从事维持和平行动的人的安全以及将处理人道主义问题或运送人道主义救济品前往刚果的人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我把联合政治委员会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比作国际劳工组织。我这一生几乎一直都在从事工会活动,我知道在存在稳定劳资关系的国家之所以有此稳定,多数是因为三方关系能够起到有效作用。一旦它发挥作用,它会使各当事方——劳工、雇主和政府致力于从事它们自主通过的事项。

我看不出联合军事委员会甚至联合政治委员会的运作方法与此有何不同。其中蕴含着集体责任精神。它将不会被用来作为各方在这个联合政治委员会或联合军事

委员会中讨价还价，解决问题的场所——“哦，前面我可能失掉了这一点，我现在可以在这里捞回来。”不，它们的作用在形式上就已经有了规定；它们的工作任务将是努力支持和指导实地的维持和平行动。

因此，安全是有保障的，因为联合政治委员会和联合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虽然曾经是相互交战的敌人，但现在已决定共同谋求和平。他们将努力确定各种障碍和令人关切的方面，以使这一和平行动取得成功。我必须提到，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甚至那些为提供援助而开展人道主义工作的人的安全将是有保障的。

首先，我们当中那些曾身处刚果境内的人从许多人的脸上看到了对战争的厌倦。你也许会说，“可交战的都不是普通的人。”的确，双方的部队今天都很现实，他们知道刚果人民已经厌倦战争，而且他们要求发展。他们不能继续受苦，眼见着他们的资源被肆意掠夺。所以，我认为，即便是在交战部队内部，今天都普遍存在这种情绪。主席先生，我可以向你、向在座的各国政府官员以及不在座的人保证，从事维持和平行动的人员和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人员都将享有安全保证。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联合军事委员会举行过一次会议。其首要目的是批准预算。此外它也是为了批准其的主席人选，其主席是来自阿尔及利亚。正如安理会所知，阿尔及利亚目前是非统组织的主席。因此，他们派人担任主席。主席人选本可以来自其他地方，但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他来自担任非统组织今年主席的阿尔及利亚。结果，我们确定了拉奇德·拉拉里将军担任联合军事委员会主席。

特别政治委员会和特别军事委员会都举行了会议，并且已经开始它们的工作。实际上，我们刚刚收到了它们的消息：联合军事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将于10月10日举行。因此，日期已经订好，工作正在取得进展。我相信，众所周知的确保在这里所确定的保障和平进程的程序将获得遵守。我们没有想躲避和绕过任何东西。我们现在想说的只是，在派出军事联络人员小组之后，必须派遣一个技术调查小组前往评估实地的局势，以便随后开展其他努力。

我们大湖区和整个非洲大陆都希望开展协作，希望进行合作。安理会知道，非洲

在独自开展努力，每个国家都在实施其自身的国内议程；我们花了许多时间才认识到，确实，尽管我们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存在差异，但我们必须快马加鞭地开展行动。非洲有一些人们可以提及的里程碑。它们当中有尼日利亚的《阿布贾条约》，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此类里程碑，它们的目的都是创建各种结构，使我们在认识到我们的单独努力也许不足以应付需要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这些结构与国际社会开展协作。

主席先生，我想谈谈非洲。你提到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和西非经共体监测小组。我们南部区域有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我们有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我们在非洲大陆上已垒起若干其他建筑基石，为的是促进我们与外部世界协作的努力，不论是与欧洲联盟还是与美利坚合众国，或者是与全球其他地区的协作。我们非常热切地寻求实现我们的目标。即使是在我们遇到各种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也一直敞开我们的大门。我们将这样做，因为我们需要这一协作，密切的合作，以便能够把我们正在开展的工作持续下去。

的确，经常有人说，非洲很会为自己制造问题，然后问题一出现，非洲人就跑到欧洲。他们到欧洲去寻找调停者，将肯尼亚与乌干达之间的争吵带到罗马，将津巴布韦与赞比亚之间的争吵带到荷兰。但是，这一次，我们说，“让我们努力自己采取主动。这是一个非洲问题；为何不能靠非洲人自己来解决问题?”欧洲诚然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先进阶段，但是由于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联合国——的成员，因而就在我们进行努力的时候，我们毫不犹豫地请你们伸出友谊之手，希望你们能够向我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是。如果在非洲出现问题之后，我们要求欧洲和美洲既出力解决问题，又提供物质和财政援助，那对你们来说未免负担过重。慢慢地，我们在告诫自己：“不，让我们负起责任。让我们承担重任。即使我们不得不求援，那必须是对我们所作努力的补充。”如果我们不能首先找到最初的财源，那么你们也许会说，我误用了“补充”一词。

我们正在努力。实际上，在这番努力开始时，虽然我们的经济极为动荡、虚弱，我

们仍能够奔走于整个地区,随后才去寻求帮助。主席先生,我要再次感谢你,你的国家给予我们很大帮助。而这是在我们说过“如果能够努力,就让我们去努力,让人们得知问题所在”这番话之后。因此,我们开始行动,设法解决问题。我们试图肩负起这一责任,同时,寻求欧洲和美洲国家的帮助。

承诺问题不断地被重复:联合王国也提到它。请允许我表示,承诺是有的,安全理事会的作用不可与之分离。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主要是安全理事会的责任。早些时候我谈到中东,虽然我只提了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美国始终非常坚定,安全理事会同样如此。如果国际社会对旷日持久的中东问题不作承诺,如果让中东去独自解决问题,这个问题本不会取得今日的进展。我只能感谢安理会,重申需要作出同样的承诺,确保在世界的这一地区实现和平,进而确保全世界的和平。我们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刚果和非洲的和平。

安理会始终很活跃,从来没人看到它有疲惫的时候。一份中东问题协定今天刚刚签署,明天就被撕毁,但安理会又将碎片拾起,修补完整,推动其取得进展。今天,我们在许多、许多年之后,对中东抱有更乐观的态度。正如我说过的,26 年前,在冷战的高潮期,我就在这里,人们会想,时至今日,问题应当取得解决。但问题依然存在。我要向安理会表明,我们非洲人希望得到同样的承诺。我们将与安理会携手合作,因为人们需要和平,而安全理事会也有其作用有待发挥。它应当发挥与以往同样的作用,甚至应当更加充分地发挥这一作用,以确保我们非洲人的和平。

联合国,当然还有世界其他国家可为帮助我们发挥其作用。我们已谈到召开一个有关和平进程的更大规模的会议,以消除大湖地区的紧张局势。非统组织一直在关注并极其严肃地处理这一问题。坦白地说,我相信,即使我们作出安排,通过非统组织或其他分区域一级的现行机制或结构,例如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或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的机制或结构,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我们也须与联合国接触,确保其在提供技术知识方面发挥作用。我们从联合国那里受惠良多。从第一天起,自问题出现后,联合国就来到我们身边,它参与了第二次会议,从没有弃我们而去。自始至终,我们

都合作得很好。联合国在继续寻求非洲和平方面显然有其作用。

我要感谢中国和加蓬代表的支持性发言,我要感谢阿根廷的代表,他重申了我谈到的有关我们目前需要的六点中的三点。由于当今现代化的、先进的新闻流动,我得知前往东帝汶的国家要求有一个非常恰当的授权,以使它们在站稳脚跟后能够把握局势。这不应成为一句口号,它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要想解决问题,而且行之有效,必须有一个适当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因此,需要有一个恰当的授权,既不至约束它们,又不至绑住它们的手脚,而要有某种灵活性,使它们可以尽其所能,促成那里需要的和平。否则,人们可能不会认为派去那里的人正在执行一项有效的行动。

解决我们的某些问题,不仅是大湖地区,而且是整个非洲大陆某些问题的最佳方式,是扩大政治空间,尽最大可能实现政府制度的民主化。我们意识到,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每个国家都应采取自己的模式。但我们理解为国家的民主制度有其一般的、普遍的特征,我们相信,只要允许我们制订或执行我们自己的议程,不要仓促作出决定,有关行动就能在非洲大陆得到有效执行。

7 月 1 日,我参加了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非统组织首脑会议常会。在那里,我们通过了一项决议,不欢迎任何使用非法或不民主手段且通过后门获取权力的人。这在非洲大陆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人民需要和平,而只有我们实行了充分的民主化,这一和平才会到来。但专家们说过,当人民生活在贫困之中,民主就是幻想;贫困是进一步暴力的温床。这就是我们为何继续说“请免除拉我们后腿的外债”。那样我们将能够显示出我们使非洲大陆民主化的努力。

美利坚合众国重申有关适当授权的问题。不错,我们需要这一点,以便能够在刚果实现和平。的确,我们需要与美利坚合众国、欧洲国家以及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政府合作,因为在那里我们需要和平。或许结构还不太清楚,但我们将努力确保非统组织不论何时何地举起非洲的旗帜前进,它这样做都是为了世界其他地区了解这就是我们的行动方式和我们的协作方式。

我们希望联合国维和任务所做的工作涉及维持和平和实施和平。这正是我们为

何说我们需要适当的授权:没有适当规定的努力和措施,追踪和解除武装集团的武装不是维和部队所能完成的任务。特别是在政治委员会属下的联合军事委员会将能够查明这些努力和措施。因此,正如我刚才所说,通过合作,不把联合军事委员会作为讨价还价的论坛,而是作为确定和查明障碍的集体合作领域,我们相信到那里的部队与政治委员会和联合军事委员会合作,将能够查明、追踪那些引起麻烦的人,并解除他们的武装。

我们知道,某些叛乱集团可能得到政府的支持。这些政府今天是政治委员会和联合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不可能同它们奉命解除其武装的那些部队相勾结。我们认为,这样做是会成功的。

关于内部辩论问题,尽管由于签署较晚,我们落后了一些时候,但已经开始作出努力。非统组织秘书长两天前在我离开之前拜会了我。他们正在寻找一位调解人,他有一定的信誉,而且能够为政府、刚果各政党和民间社会接受,这样内部辩论和对话就能够开始。这方面存在着时间表,我们认为,一旦尽快开始维和努力以便促请参加辩论人的安全,局势就会开始发展,而且会很快发展。

我绝不是说会有不安全,但已有人表示了担心,因此,内部辩论的调解人将确保地点和其他有关的后勤问题能够为各方接受,使辩论得以继续。

的确,解除各派——刚果民主共和国、前卢旺达武装部队、联合民主阵线(联阵)、上帝抵抗军、乌干达全国解放阵线(乌解阵)和帮派民兵等的武装是可能的、甚至是可取的。这是可取和可能的,也是会这样做的。我认为,已经存在使维持和平和强制执行取得成功的办法,因此我认为是会这样做的。

的确,我赞赏斯洛文尼亚的看法,我们将尽一切努力确保我们落实和执行有关短期以及中长期的想法,这样和平进程本身会持续下去园满实现内部对话。

随着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建立,我们非洲正在通过自身对之作出贡献,但这样做还不够。正因为如此,我呼吁通过提供的慷慨的捐助使该委员会能够有效地工作,明确领域和障碍,并确保维和部队不会在该进程中遇到不必要的风险和危险。因此,我仍

然呼吁这方面的援助。这是绝对必要的。

关于何种部队可以前往,唯一的资格是它们必须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能够接受的国家,这样,它们可以是非统组织内的国家,也可以是正在起帮助使用的其他国家。但由于作了非洲需要承担更大责任的表示,我们认为,有了联合国的帮助,我们也许能够增加前往该国的非洲特遣队,但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不能加入这一安排。

即使很明显我们的作用是在由曾经兵戎相见的非洲国家组成的政治委员会中和联合军事委员会中,我们也可以成为联合国派遣的维和部队的一部分。我们正在呼吁提供资金,帮助我们让这些部队——不论其来自何处——尽早开始行动,而且越早越好。我们担心我们若不保持这种势头,就有可能发生某种情况,也许会使时光倒退,干扰目前局势发展的秩序和速度。

我说过,距离订于 10 月 10 日举行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下次会议只有几周的时间了。因此,我们期望具有主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给予合作。

此外,当我们提及非洲部队时,我们指的是联合国主持下的维和部队。我们准备面对这一挑战,因为我认为局势要求我们迅速行动以便开始内部进程本身,这一进程将导致实现刚果的持久内部和平。

我只讲到这里。如果还有我没有阐明的方面,我准备回过头来加以阐述,因为我认为非洲和安全理事会之间还没有进行过对话。主席先生,既然我在这里,而且我又是工会会员,为什么不让我加班加点呢?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奇卢巴总统就安理会成员提出的问题给予澄清。我并不认为我们要他加班加点。

我看到我的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

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了现阶段对议程上项目的审议。

下午 5 时 30 分散会